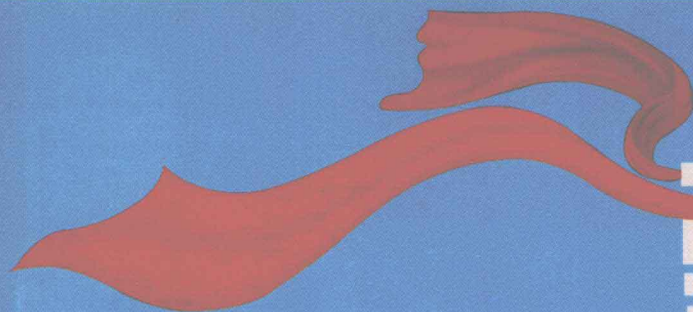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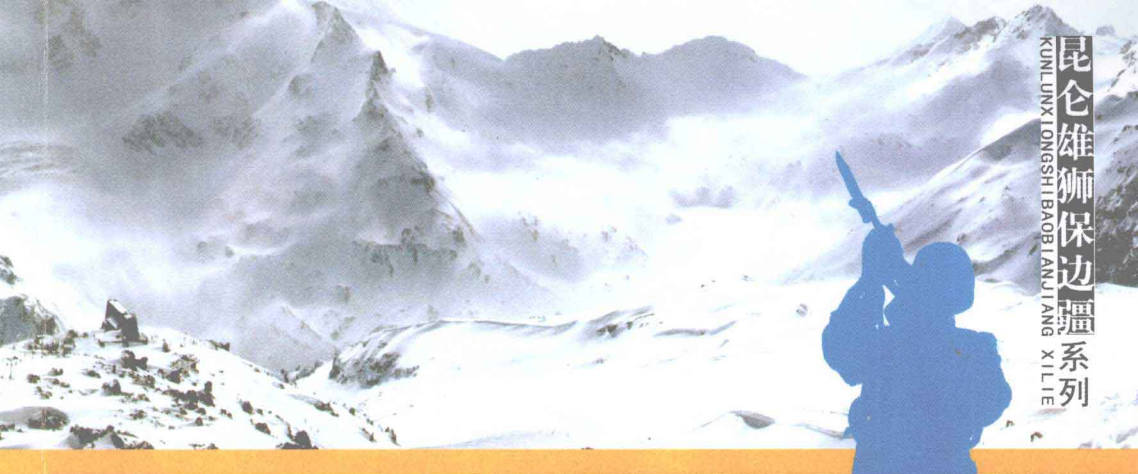


昆仑雄狮保边疆系列
KUNLUN XIONGSHI BAOLIANJIANG XILIE



昆仑山 哨歌

KAIGE
XUESHAN

力斐 厉界 东升 著

在这片密林里，驻守着白哈巴和扎玛纳斯边防连。这是这个边防团守在阿尔泰丘陵地带的两个连。与其他几个驻守在雪山、大沙漠和大风口的边防连一样，这两个连的生活也因自然环境的制约有着诸多的困难。

车子快速在林中穿行，过了铁列克提，又开始爬山。树木仍然很茂密，天却变得更凉了，再往前走，感到长期被树阴遮掩的山坡甚至有些阴森和寒冷。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昆仑雄狮保边疆
丛书



雪山 凯歌

李广智 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山凯歌/力斐等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9.1 (2011.1 重印)

ISBN 978—7—80744—537—1

I. 雪… II. 力…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516 号

责任编辑: 王 族

封面设计: 钟灵工作室

装帧设计: 东方视点

图片提供: 力 斐

雪山凯歌

著 者: 力 斐 厉 界 东 升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
邮 编: 830000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4—537—1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白哈巴：遥远的凝望	力 斐
一、一个连队和一个村庄	(1)
二、蓝天下的 1 号界碑	(8)
三、远望爱情	(11)
四、四封电报	(16)
五、哈熊沟历险	(22)
六、界碑旁的墓碑	(28)
 扎玛纳斯：冰与火的对视	力 斐
一、下站	(31)
二、血与雪共舞	(40)
三、飞机今天降落	(45)
四、暴涨的哈巴河	(50)
五、游牧齐巴齐里克	(56)
六、欢乐的猪	(63)
七、保塔美的第一位女性	(67)
 阿黑吐拜克界河的诉说	厉 界
一、阿拉克别克河	(74)
二、界河冰面上的脚印	(84)





- 三、一个越境者 (90)
- 四、长途巡逻 (96)
- 五、清油苦旅 (107)
- 六、无言的爱 (111)
- 七、负重的山峰 (116)

克孜乌雍克梦行进的地方 厉 界

- 一、感情的穿透力 (120)
- 二、无题的大漠 (123)
- 三、牧工一家 (126)
- 四、一个老兵和一个新兵 (131)
- 五、命运的容器 (138)

北湾：蚊虫王国趣事 厉 界

- 一、蚊虫王国 (145)
- 二、蚊网中的兵 (151)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
·
·
·

雪

山

凯

歌



白哈巴：遥远的凝望

力 斐

一、一个连队和一个村庄

边关在哪里？

从设在哈巴河县的某边防团出发，车子行驶了几分钟，忽然往左一拐，开上一条土路。大小不一的石砾和起伏不平的路面颠得车子晃来晃去，恍若大风中的船只。边防团的驾驶员早已习惯走这样的路，所以，仍加大油门，把车子开得飞快。从反光镜中可以看见，车后有条长长的土雾，像是咬紧了车子似的，紧跟着不放。

这条路通向白哈巴边防连。

车子往前行驶不久，就开始爬山了。山是小山，车子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一跃而过。到了山顶，就看见前面有一座更大的山，而山下，有一个大平滩。一条路像一根细线似的从大平滩上面延伸过去，绕上了对面的那座大山。

这个边防团的人都把这个大平滩叫胡吉里平滩。在夏天要走过这个大平滩，用一个多小时就行了；而到了冬天，一场场大雪把所有路都埋了起来，四周一片茫茫的雪，车子就不能再往这里开了，边防连的干部战士上下站只能坐马拉爬犁，雪厚的地方，马无法通过，人只好下来挖雪，边挖边往前运行，有时候用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要用一两天。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人过大平滩，谈雪色变。

因此，凡是在夏天去白哈巴的人，坐在车中，想想人们在冬天是怎样在这里艰难跋涉的，心中就不由得生发出诸多感慨。“阿勒泰的冬天杀人哩。”这句哈萨克族牧民常挂在嘴上的话，具体在某个人身上体现出来，那份痛苦是难言的。

车子轻而易举地过了大平滩。

一股股凉爽的风迎面吹来。坐在车中，马上就意识到，才走了不到两小时，就已经离山下的世界远了。哈巴河县正热着呢，而这里的气温已明显下降。再看看翻越的大山，山坡上挺拔的松树正一身墨绿，草地上无名的野草绽开着花朵。远处的山脊，却仍然一片褐黄，是谁站在坡底，把一盆绿汁奋力向上泼去，尽管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却仍然没有泼到山顶。

看看苍凉干枯的山脊，马上意识到边关可能不远了。

车子又轻而易举地翻过了大山。

下山的路仍像一根细线，但这次却钻进了松林中。远处全是绿色的树林，把连在一起的几座山脉覆盖得严严实实。再往远处看，似乎把天空也映衬得绿了起来。

在这片密林里，驻守着白哈巴和扎玛纳斯边防连。这是这个边防团守在阿尔泰丘陵地带的两个连。与其他几个驻守在雪山、大沙漠和大风口的边防连一样，这两个连的生活也因自然环境的制约有着诸多的困难。

车子快速在林中穿行，过了铁列克提，又开始爬山。树木仍然很茂密，天却变得更凉了，再往前走，感到长期被树阴遮掩的山坡甚至有些阴森和寒冷。

长期生活在这片丘陵中的官兵们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车子在不经意间驶出了那片树林，一出树林，你才会发现，在林子里走下坡路，居然不知不觉一转眼就到了山下。

阳光“刷”地照了过来，车内一下明亮了许多。拐过一个弯，就看见前面的大平滩上有一个村庄，村前有一座白色的楼



房，那就是白哈巴边防连。连队后面有一座哨楼，哨楼下面不远处就是铁丝网，铁丝网的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哈萨克斯坦。

就这样走到了边关。

边防连也是白哈巴村的一部分。从远处看，哈萨克族牧民居住区、蒙古族（也是图瓦人）牧民居住区和边防连住所三部分是一个整体。村子坐落在一条沟谷之中，房子全是用木头做成的，有独特的尖顶，白桦树、绿杨树点缀在房屋四周；两条清澈的小河蜿蜒环绕村子流过，夕阳牧归时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

在村子里遇到的都是和善憨厚的笑脸，即使正忙碌着的人们，也都会给陌生人打招呼。村民多为哈萨克族人，白里透红的肤色和褐黄的头发，一个个身材魁梧。居民住的房屋全是用粗壮的原木搭起来的，屋顶呈金字塔形，很有欧洲风韵。人与自然在这里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和谐。

据说，生活在白哈巴村的蒙古族居民是成吉思汗的一支部落的后裔。当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时，命令他们在这里驻守。时间长了，一代天骄一去不返，他们就在这里长期住了下来，生儿育女，繁衍生息。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曾搬到哈巴河，因生活不习惯，又全部搬了回来。回来之后，与哈萨克族居民同住一村，各自保持本民族的生活习惯，互不通婚，但以游牧为共同的生活方式。

时间长了，村民们与边防连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共同生活在离边界线最近的地方，相处于同一块版图，边防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相居于同一片沃土，友谊就是家园安宁的保证。

1997 年 10 月，白哈巴下了一场大雪。很快，村子就被白雪裹住了，房子在雪中，变得像孤岛。寒风夹杂着雪花吹过来，打在战士们的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吃过晚饭，大家早早地进入房子。房子里的暖气烧得很热，立刻就把寒冬隔在了外面。

·
·
·
·

雪

山

凯

歌





雪仍在下着，只有哨兵彭海涛背着枪在营房门口伫立。

11点多，他忽然看见一个黑影跌跌撞撞地向边防连走来。他下意识地抓紧了枪，双眼紧盯着那个黑影。黑影一直向边防连移动了过来，慢慢地，他看清那团黑影是一个人。等到那个人走到近处时，他大喝一声：“谁，干什么的？”

那个人立即叫了起来：“是我，有急事找解放军。”彭海涛听出来了，她是村子里的妇女米哈尔。

米哈尔走到彭海涛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王医生在吗？快、快……我老爸喝毒药了，快不行了，快让王医生去救救他。”

彭海涛立即把她带进了连队。

米哈尔前一段时间因为和丈夫吵架，赌气回了娘家。回来后，心情不好，天天喝酒解闷。白哈巴村中的人嗜酒如命，不分男女老少，每人每天喝上两三斤不成问题。米哈尔昨天喝了四斤，醉得不省人事，乱叫乱骂。她父亲已经劝了好多次，她都听不进去。老人家想不开，气急之下服了磷化物……

军医王坤已经上床休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翻身起床，提起急救箱就出了门。

雪下得更大了。他们一出门，大风挟裹着雪花劈头盖脸地砸过来。王坤下意识用手拉了拉衣领。米哈尔赶紧对他说：“王医生，你一定要去，我老爸确实不行了。”王坤听了她这话，笑了笑说：“没问题，走。”两个人一头钻进了风雪中。

他们俩很快就被风雪淹没了。

到了米哈尔家，米哈尔的父亲已经快窒息了。米哈尔的母亲正蹲在他的身边，摇着一把羽毛扇子，在念咒语：

黑虫子，你快回家吧
你们家的帐篷被火烧了
你阿爸阿妈在等着你回去
你赶快回家去吧





你阿爸阿妈要带你去更大的草原
黑虫子，你快回家去吧

信萨满教的哈萨克族人想信咒语能使病人脱离痛苦，所以，经常为病人念咒。王坤让米哈尔端来一盆热水，给她父亲洗洗脸，然后，他开始给老人催吐，几分钟后老人哇哇地吐了起来。吐完，他脸上的神情变得好了一些。王坤又开始给他洗胃，输液。老人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望望女儿，又望望王坤，流下了两行泪水。

半小时后，老人安详地睡着了。

王坤一直坐在他身边耐心守候。老人这一觉睡到凌晨4点多才醒来。他的面色已有好转，神志也完全清醒了。他拉住王坤的手，连声说：“佳克斯，佳克斯（谢谢）。”

王坤向米哈尔吩咐了一些注意事项，握了握老人的手，这才走出了房门。

出门没走几步，他就发现，地上的雪已经落得很厚了，脚踩下去，都快到大腿了。他抬头向连队的方向望了望，四周一片漆黑，除了可以肯定的方向外，路早已没有了痕迹。

米哈尔追出门，挽留王坤在她家住一夜，他婉言谢绝了。他把药箱背好，大踏步向前走去。

米哈尔望着他的身影在风雪交加的夜色里消失，止不住流下了两行泪水。

执勤点恰巴图的那匹军马是在1999年7月16日那天忽然得病的。战士们发现它的嘶叫声不对劲，赶到它跟前，看见它的肚子上已经起了一个大肿瘤。他们赶紧给连里发报，报告了这一特殊情况。

连长赵勇派驾驶员廖志强和战士屈小虎去白哈巴村找老兽医玛德斯，请他去恰巴图医治军马。



·
·
·
·

雪

山

凯

歌



.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了；并且，这些人在意识上对边界的观念都很淡薄，不知道同样是土地，界内与界外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几个人赶到界河边时，见布依仍在与那几个小伙子争执不下。自让玛德斯去连队报告情况之后，布依就一直耐着性子给那几个小伙子讲边防常识。她想，这样一则可以让他们明白几分道理，二则可以先稳住他们，防止他们在战士们赶到之前接近界河。没想到刚说几句，一个醉汉又给了她一拳。她立刻觉得眼冒金星，嘴唇上火烧似的疼了起来。

张四相喝令那几个小伙子站好，严厉指责他们的错误。那几个小伙子见全副武装的军人出现了，顿时都醒了酒，他们看见布依脸上的血，才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

张四相给他们讲解了一番边防政策，然后把他们送到了地方派出所。

返回时，张四相见玛德斯仍扶着老伴布依站在门口，一股热流顿时涌上他的心头。他向他们招手示意说，请回去吧，没什么事了。两个老人这才转身返回屋去。

二、蓝天下的 1 号界碑

阿克哈巴河自北向西缓缓流淌。

这条流经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河流，远远地看上去，如同一股洁净的奶水。它缓缓流入丛林，就像慈祥的母亲在哺育着阿尔泰的崇山峻岭。

1998 年 8 月，中哈联合勘界小组开进了阿克哈巴河河源，对中哈边界争议地区开始实地勘察。

这个地方除了那仁夏牧场外，别的地方都是无人区，平时没有人进入。为了使勘界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中哈勘界小组决定从白哈巴村请一名向导。村民别里思汗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找到外办人员，声称自己对阿克哈巴河河源一带很熟悉，愿意带大

·
·
·
·

雪

山

凯

歌



家进去。外办人员见他年龄很大，就问他今年多少岁了，他嘿嘿一笑说：“我今年才 40 岁。我嘛，经常在山里头呆着哩，所以看上去年龄比较大，实际上小着哩。”外办人员便爽快地答应了。

到哈巴河河源，别里思汗果然对这一带很熟悉，他引导大家翻山越岭，准确无误。大家对这位哈萨克族大叔赞叹不已。

勘界组在河边上安营扎寨，开始作业。这一带比较潮湿，许多人都感到不适。晚上，从别里思汗的帐篷里传出咳嗽声，一声紧似一声，偶尔还出现痛苦的呻吟声。大家以为别里思汗感冒了，给他送去了药。但谁也没有留意到，他的咳嗽声，根本就不是只有 40 岁的人发出的。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沧桑，而且显得力气很弱。

勘界工作开始后，别里思汗与哈方的一名勘界员闲聊，聊着聊着，结果发现两人的祖先是同一部落的。两人于是谈得很投机，自认为都是雄鹰。后来，随着勘界工作的深入发展，两人又充当起了翻译和信息传播员的角色。

到了夜晚，大家仍听见别里思汗在不停地咳嗽着。

一天夜里，天下起了大雨；浓密的雨水打在树叶上，发出一片混响，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半夜，大家听见帐篷外传来几声马的嘶鸣声，接着又有一些嘈杂的响动。大家出门一看，只见别里思汗用双手紧紧地牵着一匹马。那匹马被雨淋得烦躁，想挣开他，但别里思汗却紧紧攥住缰绳不放。雨水劈劈啪啪地落下，别里思汗的头发已经完全湿了，一缕缕粘在额头上，更衬托出他的沧桑与老迈。他的背有些佝偻，攥着缰绳的手显得力不从心。那匹马一直在挣扎，他攥着缰绳，跟着它在原地打转。

大家上前帮他把马拉住，牵回到那个简易马棚内。别里思汗看着马被关住了，才松了口气。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又咳嗽了起来。

那天晚上，他咳嗽了一整夜。第二天，大家才发现，他把自





己的被褥盖在了那个马棚上。那匹马没有再淋到雨，在马棚内安卧了一个晚上。

中哈勘界组很快就将这块争议地区划定好了。从阿克哈巴河源开始，中哈边界线正式向北延伸，两国军人在这里立下了中哈1号界碑。

别里思汗和哈方的那位勘界员认为1号界碑立得很有意义，他们商定，一块儿去1号界碑旁合影留念。

平时，要去1号界碑，必须过阿克哈巴河。有一棵树横倒在河面上，大家顺着树拉了一根绳子，人要过去时，拉着绳子从树上便可走到对岸。

别里思汗走到河中间，忽然咳嗽起来。他用手抓住绳子，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他咳得更凶了，脸上的颜色骤变，浑身颤抖不已。他一手捂着胸口，准备挣扎着走到对岸去。然而，他刚一迈脚，身子就晃了起来。紧接着，只见他从树上“咚”地掉进了河中。落水的一瞬，他没有松开那根绳子，同时，又用右手掰住了一根树枝。但河水很大，他被冲得左右摇晃，像一只快要被急浪打沉的小舟。

哈方勘界员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惊呆了。他大声叫喊，附近的人都赶了过来。翻译陈疆华沿着那棵树走过去，准备拉别里思汗上来。然而，就在他刚走到别里思汗跟前时，别里思汗却被一个浪头冲得松开了那只抓住树枝的手。他的另一只手仍抓着那根绳子，那根绳子被拉出一道圆弧，在上下浮动。别里思汗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一个大浪打来，他被冲走了。

大家眼看着他的脑袋在水中时隐时现，被冲向下游，都急切地喊着他的名字。陈疆华跑回岸上，和大家一起拨开树丛，向下游追去。

那位哈方勘界员边跑边对大家说：“咱们得快一点，他有病，而且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

大家听了他这话，都愣住了。谁都知道，他是40岁的人。





哈方勘界员又说：“为了能够给你们带路，他只好瞒了自己的年龄。这一带只有他熟悉，如果他不来，村子里就没有人能够再来了；而他不瞒年龄，你们肯定不会让他来的。”

大家都明白了。但谁也不再说什么，只顾加紧脚步往前赶去。

跑出树林，前面的河床一目了然，但河水中早已没有了别里思汗的影子。

哈方勘界员忍不住悲痛，大声叫了起来：“别里思汗，别里思汗……”

哗哗流淌的河水很快就将他的喊叫声淹没了。

大家一直向下寻找，到下游 20 公里的地方，才找到别里思汗的尸体。

中哈勘界人员都很难过，各自在自己的国土上为别里思汗立了一个墓碑。

两个墓碑就这样隔着阿克哈巴河遥遥相望。

三、远望爱情

白哈巴的冬天是雪的世界。

从第一场雪开始，天地就被飘飘扬扬的雪花占据了。大地一片白茫茫，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已被掩埋。风在落雪的日子变成了刀子，只要人一踏进雪地，它就专往肉里剐。而狂风大作的时候，正在飘落的雪花又迅疾变成一排排飞刀，地上的雪顿时被刮得一千二净。

最后，白哈巴变成了雪海，边防连成了雪海中的“孤岛”。

“雪海孤岛”使边防官兵的生活失去了常规。只要一进入冬天，电话线无不被刮断，信和报纸也送不上来，每天的饭桌上只有新疆的四大菜：土豆、萝卜、莲花白和皮芽子（洋葱）。战士们白天听大风，晚上人看人，其寂寞是外人所难以想象的。



·
·
·
·

雪

山

凯

歌





最忍受不住寂寞的，是那些正处于热恋中的年轻军官。大雪封山，纵然热恋中的情人有千言万语，但一句也无法传递到对方的耳中。只要到了这里，无论你把爱情设想得多么浪漫，但谁也改变不了长期与女友或妻子相隔千里的事实。

在“雪海孤岛”远望爱情，望不穿茫茫大雪。

机要参谋王克宁的妻子杨秀秀一来队，就被一场大雪阻隔在了白哈巴。

杨秀秀在甘肃西峰市一所小学当老师。放寒假后，她长途跋涉，来到了哈巴河。到了团部，她才知道丈夫在白哈巴，那地方在冬天根本上不去。以前谈恋爱时，王克宁怕她接受不了这严酷的现实，没有把白哈巴的实情告诉她。那几天，杨秀秀想，现在既然已经到了哈巴河，无论如何要上去看一看。她在团里等了十几天，眼看着春节快要到了，那种想与丈夫团聚的迫切心情使她坐卧不安。

团长李文德和政委沈利才知道这件事后，出面多方联系，最后打听到新疆军区陆航团在春节前将派一架直升飞机给白哈巴送年货，于是就给她联系了一个座位，让她上了白哈巴。

飞机降落到白哈巴。杨秀秀在走下飞机的那一瞬，不禁目瞪口呆。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全被雪覆盖了，人在齐腰深的雪中行走，说多吃力有多吃力。

王克宁兴冲冲地迎出门来，两个人的目光在对接的一瞬，都愣住了。王克宁怎么也不会想到，妻子会忽然出现在自己眼前；而杨秀秀则为丈夫伤心，她不敢相信，丈夫真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

王克宁拉住杨秀秀的手说：“快进屋，天冷。”

杨秀秀这才感觉到天确实很冷。她跟着王克宁往房子里走，迎面刮来的寒风使她不由得颤抖了一下。王克宁紧紧抓住她的手，他怕她的心也为这个地方颤抖。

杨秀秀到了连队，一算，假期只剩下20多天了。





第二天，白哈巴又下了一场大雪。第三天，第四天，这场雪一直在下着，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这是一场几十年来罕见的大雪，四周的山峰被积雪盖了一层又一层，那些道路，早被埋到雪原深处去了。

3月1日，杨秀秀所在的学校开学了。学校见她未归，便给团里发电报，让她尽快回去上班。杨秀秀无法下山，只好让连队发报给哈巴河，请王克宁的老乡给她单位打电话，帮她请假。半个月过去了，学校又发来电报，杨秀秀只好又请王克宁的老乡打电话回去，让学校再次续假。到了4月份，学校怎么也不相信杨秀秀居然还会被大雪围困，于是再次发来电报，正告说，如果她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到单位上班，就要处理她。杨秀秀忧心如焚，然而这时候谁也无法踏雪下山。

学校又发来了第四封电报，并声称，这是给她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杨秀秀已经超假近两个月，如果不回，不会再有商量的余地了。

内地人谁也想不到，直到4月29日，这里的雪才化掉。杨秀秀心急火燎地搭上第一辆下山的车，准备下山。全连官兵列队欢送她。当她认定自己已真真切切地钻进了车里，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忽然放声大哭起来。

车开走之后，王克宁在雪地里傻傻地站了很长时间，两行泪水在脸上流淌。

杨秀秀回去之后，再没有消息。

边防连和团里都为他们的事着急，6月中旬，特批王克宁回去探亲。

杨秀秀的工作怎样了，他们的感情处理得如何，人们暂时不得而知。

当然，面对恶劣的环境，人，最终还是要去克服它。

李本轩的妻子俞智慧是那年夏天来白哈巴的。她也是一名教

雪

山

凯

歌





师，在四川达县的一个小镇的中学任教。她到了白哈巴之后，才知道李本轩带人到哈熊沟后面的山上打马草去了。等了两天，她决定徒步到哈熊沟后面的山上去找丈夫。

连里的人都劝她再等等，想别的办法上去。哈熊沟那一带地形复杂，草深林密，而且有哈熊出没，她一个女性只身进去，有很大的危险。

川妹子俞智慧的性格里有几分辣味，她笑了笑说：“我的主意已定，你们就不用担心了。我在老家经常走山路，没事的。”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上路了。连队的战士给她找来一根木棍，让她拄着，说这既可以防身，也可以帮助行走。她出了连队，顺着那条从白哈巴村中流下去的小河走向一片白桦林，走进林子，阴湿的气息和幽暗的光线不由得使她皱紧了眉头。阿尔泰山脉与她家乡的大巴山截然不同，这里因为遥远，一切都显得神秘而又沉重。

出了白桦林，就开始爬坡。山坡上的草很深，她每往上爬一步，就得用棍子把草拨开。这样，就减慢了速度。一阵风刮过，草丛里发出窸窣窣窣的声音，她不由得紧张起来，怕这些声音是什么动物弄出来的。她停下来，朝四处观看。茂密的野草大多与她同高，已经把她淹没在其中，她扬头望了半天，也没有望到什么。她想，自己与丈夫长年两地分居，彼此都在想念着对方，现在要想见上一面，却不得不翻山越岭，跑到大山里去，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正这么想着，俞智慧脚下一滑，跌倒了。由于路比较滑，她跌倒之后，向山坡下滚去。在翻滚之中，有好几次她想爬起来，无奈山坡太陡，都没有成功。滚到坡底，她的头开始发晕，四肢软弱无力。她就那么平躺着，久久不愿起来。她睁开眼，看见蓝天上飘过两朵白云，山坡在阳光里显得郁郁葱葱。她的心头不由得掠过一丝柔情：此时，要是李本轩在身边，多好啊！

躺了一会儿，她起身又往坡上爬。辣妹子俞智慧的辣劲儿出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